

全唐文

全唐文

錢仲聯署

全唐文卷六二一

王士詹

士詹，貞元時官司兵參軍。

五臺山設萬僧供記

彌陀居西國，照師宗焉。帝堯在位，郊公輔焉。是知佛寶國寶，殊躡而同體也。竹林精刹，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師法照，自南岳悟達真要，振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徘徊，躡雲衢而直進。躋靈山，入化寺，周歷（闕三字。）百二十院。所睹異光奇迹，具紀於大師實錄。海（闕二字。）播，故略而不書。茲乃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闕二字。）寺焉。

李罕

罕，隴西人。德宗時官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并序（二）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口隴西李某，利澤施於裔土，美化被乎遐邇，是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為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溪谷，鰥寡孤老，泊於土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其德，光示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罕，始以文學居辟選之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美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寇海孽比境集處之虞，內則有勦戍勞師流散轉徙之弊。親帥其下，以撫吾人，慰藉傷夷，安集疲耗。懼貨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

餘人，以趨農時；率游惰，闢汙萊，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舍寇賊之為繆囚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獷以順；禁人民之相虜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濫災，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制以御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睡眦，而致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悃忿，而鄉黨以和。樹枝幹而啓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行徵，令無不均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貢。人用富庶，家有儲峙。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己而不汙，未嘗有黃貨；勤身而不怠，未嘗有懈弛。明足以照通情隱隱而不為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史而不為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公有唐宗室枝屬之選，鹽（三）州刺史諱孝說，府君之曾孫，弘農郡太守（三）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之子。續洪緒丕續之餘，裕宏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柔良，稟高明而疏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仕王畿，宰京邑，累執憲簡，且登輶車。備重臣賓介之職，居大府紀綱之任，三亞京尹，兼中師之貴，復為官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是州，恩結於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焉，有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誅之，《春秋》之事也；使賢士大夫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也。以予之嘗修《史記》而為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之，曰：

帝念南方，迫界蠻夷。人新被寇，歲或勞師。屬之於公，俾養牧之。匪直勤身，亦帥其屬。瞻我貧匱，字我惇獨。息人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既除，禍災斯息。完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群族，孰不蒙福？播為頌聲，公受百祿。彤弓茲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勒石垂休。

（一）本篇已收於《全文》四二九千邵下，據《岑記》，作者當非李罕。

（二）「鹽」，原作「監」，據《全文》四二九及《岑記》改。

（三）「守」，原作「君」，據《全文》四二九及《岑記》改。

侯嶠

嶠，德宗朝官金部員外郎。

對里正主妹喪判

癸爲縣令，有妹之喪，使里正主之。或告非禮，訴云：所居無東西後家。

女也有喪，行實殊制。士之達禮，哀以立則。惟癸領縣，同氣辭家。生稱未亡，已軫《柏舟》之咏；死歸異姓，且無樂棘之悲。東西南北之人，嘆四鄰而莫有；鄉黨里閭之室，望九族而繄無。日月有期，主喪孰是？匍匐救之，里尹其人。殊周勃之給喪，所資致祭；異項梁之倚辦，寧惟執紼？在禮自有明文，或人胡爲妄動？

盧嶠

嶠，范陽人。貞元四年官永州司馬。

對爲其師掃判

甲爲鄉學生，爲其師掃。或詰之失禮，訴云：有近賓將至。

稽先王之國法，閭司徒之教典；必由鄉校，馴致膠庠，用擊重蒙，方論俊造。資鼓篋以懋德，表師嚴而道尊。甲也嗜學因方，琢玉成器。憤排以攻木，春容而扣鐘。然由衷執顏，罔敢剿說。初布席以函丈，終摳衣而負牆。問道非飲食之賓，鳴謙用掃除之隸。而禮云聚突，義在攝齊，賓主有儀，應對無失，主人觀禮，弟子修容。訴人無乖所宜，或者如何致詰。

張造

造，貞元中官渭南縣尉。

批斫槐樹牒文

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唯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須存百代之規。況神堯入關，先駐此樹；玄宗幸蜀，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王舊遊，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

運斧操斤，情所未忍。

羅好心

好心，德宗朝官檢校太子詹事。從幸奉天，封奉天定難功臣。

沙門般刺若翻譯經成進上表

臣表弟沙門般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密》梵本經。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

于可封

可封，洛陽人，安州司功元範孫。官國子司業。

至人心鏡賦 以「人心融道清鑒應物」爲韻。

莊生有言曰：「至人用心若鏡。」有旨哉是言也。夫鏡也者，以明爲體，是故有來而必應。心也者，以靜爲照，亦可不思而玄通。拂拭生光，挂新臺而月滿；罔象求得，映赤水而珠融。若煉心而比鏡，信清明而在躬。爾乃以鏡爲心，因心載考。菱花發而群象生，靈府開而萬物保。斯鏡之精明，謂人心得道。至人所以卑其性而遺箴，弱其志以虛襟。聽無聲之樂，和天籟之音。明白四達，照幽燭深。希洞視而玄鑒，在無心而用心。苟能忘己，作虛舟之泛，必保其光，得秦鏡之鑒。我邦君皇宗之子，天人之英。體以合道，冲融混成。其用心也，達至人之妙理；其朗鑒也，同水鏡之澄清。開意而圓照，吐心而自明。妍媸莫能藏其象，鬼神莫以遁其情。絕毋意與毋我，固不將而不迎。懸彼高鑒，求乎有貞。睹處子兮調脂粉，爭捧心兮效蹙頰。醜者自醜，新者自新。形美惡而區別，吾何情於知人。愧匪桃夭，寧容比證。對香匳而呈貌，慮柔姿而不稱。有待良人，非徒好勝。因茲佇賞，必冀象應。紅粉蛾眉，趨而競謁，宛其素質，髣彼玄髮。類芙蓉之映水，若姮娥之向月。大明無私，衆鑒不歇。光之所燭，照及微物。庶有假於思輝，幸留心於剪拂。

符子璋

子璋，臨渭人。官太子舍人。

漏賦

昔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迎日推策，舉分定至。將以綱紀曆象，察明躔次。算氣候爲晝夜之刻，立渾儀驗晦明之異。故歲時環回而有準，國家憲章以成事。唐虞承用以大興，夏商恭行而無墜。其後疇人失業，挈壺不舉。《詩》刺東方之未明，史書南風之乖序。測辰屢錯於构建，揆景頗謬於寒暑。千官鮮視以權衡，萬姓孰寧其安處。何不謂漏之既定，而人自正；漏之既衰，而人自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明其事。今上都咸陽，理天下。道歸簡易，政被風雅。人皆得真，事則無假。至於掌漏，尤足稱也。其本則披甲子而求範，得黃鍾而下生。如因三以窮數，隔八以循行。課六曆之疏密，齊七曜之經營。俾攝提之有紀，實孟陬之用成。其器則方圓列陞，高卑中度。制陰蟲以吐輪，設靈虬以盛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則於道如符契之合，精於微無黍累之誤。每至鷄人起唱，鼙鼓相催。九重初曉，千門以開。國史奏事於平樂，群官竭帝於金臺。不失其度，及時而回。自邇及遠，識往知來。漏之爲義，實大矣哉！

袁歆

歆，襄陽人，官膳部郎中。

對癸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伏。

惟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是歟？俾邀福於爾靈，將示威於我衆。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繫而有儀，下綱不及於地武；祭以盛禮，上射更揖於堂楣。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算少算，射人或觥於爾爵；強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祈於介福。雖非宴禮，實曰武經。既庶幾於戰兵，復何疑乎致祭。乘驄之糾，斯心奚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則。禮不

瀆也，神其吐之。

邱鴻漸

鴻漸，貝州人。官左司郎中。

愚公移山賦

止萬物者艮，會萬靈者人。艮爲山以設險，人體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小，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議其利害也。昔太行聳峙，王屋作固。千岩糾紛，萬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結，聯源流而飛泉積素。爰有諄諄愚叟，面茲林麓。愴彼居之湫隘，懲祁寒之慘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當算亥之年，寧憂就木。乃言：「日月無私照也，山則蔽之；春夏無伏陰也，山則藏之。傾阻我比屋，擁隔我通塗。我將拔本塞源，使無子遺。得則爲功之美，否則爲身之耻。終當貽厥孫謀，施於翼子。」於是協室而一乃心力，荷擔而三夫杰起。奮斯斯備，其功聿修。於澗於沼，爰始爰謀。一之日土壘石鑿，二之日崩崖隕尊，三之日夷峰彌壑。雲林催以蓋偃，火石迸而星落。爾其洞突埋塞，陰陽交錯。飛禽走獸，魄驚氣懾，而不復巢居穴托。王喬偃佺，低徊頻蹙，而無所騁驚駕鶴。山神操蛇聞之，乃壯其功，深其計。將懼不已，先謁於帝。命夸娥二子，發神威，振猛厲。始將怒目決眦，終欲飄舉電逝。遂乃幹礪莽，挾崔嵬。下拔乎三泉，上衝乎九垓。突兀雲動，磅礴天回。遽投雍朔，而不復來。世人始知愚公之遠大，未可測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壯哉！儻若不收遺男之助，荷從智叟之辨，則居當困蒙，往必遇蹇，終爲丈夫之淺。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則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嘆曰：事雖殊致，理或相假。多歧在於亡羊，齊物同於指馬。我修詞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無成與有成，諒歸功于大治。

林濤

濤，濟南鄒縣人，高平令游道子。爲渭南尉。

對情農判

甲有田不耕，被罰三夫稅粟，以質劑致人。甲告旅師施惠散

利，法司科旅師罪，不伏。

敬授區分，經邦所重。峻農懋力，緯俗攸先。行夏正於東郊，黎元不惑；歌謠風於南畝，田畯知勤。逖覽藏書，率由茲典；乙逢昌曆，甲預堯封。玉燭時和，無聞於勸勵；金刀產匱，罕見於籌謀。異楚客之逃名，耕耘不嗣；匪梁巖之徇節，蕙荃何施。行有察於農功，遽見徵於屋粟。質劑爰致，投告旅師；施捨未忘，貽刑司敗。采周年之故事，頗叶常規；求聖日之明科，稍乖通典。但以薄言未息，被罰猶嫌。簡孚五辭，詳明八辟。待窮根柢，方寘彝條。

林益

益，濟南鄒縣人，蘇州刺史洋子。官河陽丞。

五星同色賦以「天下偃兵無爲而理」爲韻。

惟聖御極兮，惟德動天。神超象表兮，功軼帝先。和氣鬱以交暢，休風裕乎上玄。耀貞明於日月，紛輕靄於雲烟。九星不改而仰止，五緯相次而燦然。若乃歲位在木，辰見於水。爰惑表火正之中，太白應金方之紀。鎮實土德，黃爲中美。惟我皇之至聖，信體元以合理。萬國同風，三光叶晷。巖廊有謚，垂衣之化炳焉；蠻夷自清，戢戈之日久矣。帝有孚而昭應，天何言而效祉。登觀臺以書於宣夜，徵瑞典載叶於聖期。仰三辰之焜耀，表六合之雍熙。惟皇王之同德，彰福應之允滋。可以對越郊廟，紛被歌詩。瞻彼景瑞，侯其禕而。昭回於天，垂象於下。回列躔次，遙通分野。或表異於歲登，乃呈休於王者。觀五行之秀氣，與一月而齊明。同色已傳於堯歷，聚井更弭於漢兵。足使皇圖有耀，史牒增榮。天凝兮瑞彩，聖稟兮休符。映天津乍疑於流火，寫漢浦更類于沉珠。煌煌則耀衡碧落，歷歷則光含白榆。惟列宿之自拱，倬前古之所無。夜何時兮其未返，天之迴兮光已遠。隨斜漢而影移，落堯城之更晚。星兮懸倚蓋而垂休，伯也知靈臺之已偃。聖上事無事，爲無爲。精流緯象，繇入熊羆。猶下弓旌之詔，俾收巖穴之奇。夫或不敏，備謳歌於聖代，與帝力之何知？

郭適
適，魏郡貴鄉人。

人不易知賦以題爲韻。

墳素通旨，古今彝倫。惟冲虛以效迹，貴特達而知人。有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徵而觀則，甄一德而求真。既而糾合性情，交驅馳驟。莊列談其險艱，堯舜病其授受。玉石相蔽，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忌投珠而自久。考聲度之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則亂何有不有？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之能否。復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失子羽之容，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郎之顧曲，辨齊竿之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卧龍之器？其道或如蘭芷，應以填篋。聞撤俎而興嘆，指負輶而留規。管仲霸齊，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而皆得，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別有事業後時，徘徊中路。厭東郭之雪，隱南山之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者棄之於異趣。苟名實之所在，願曲直而成喻。徒叩寂於不才，實有慚于能賦。

空賦

造化之工，稽夫有名之域，察以無象之中。彼去有而舍體，乃因無而立空。極乾坤之包汗漫，何宵眇與冲融？且希夷難變，而橐籥罔窮。神禹莫知其至，離婁安睹其終。墜露有聲，杳然聞皓鶴之唳；太虛無礙，豈獨發醯鷄之蒙？則七曜垂文，八紘作紀。應類示迹，變態無已。顯氣浹而流英，飛霞散而成綺。順晝夜以明晦，涵混元而古始。乃夫長風清，驟雨聲。或暝魄初滿，或朝陽不翳。千里若鏡，舍止水而澄鮮；四野無塵，分遠山之虧蔽。理通一貫，施極多族。忘取舍而惟靜，任細大而皆足。溟漲會百川之宗，簫管達五音之目。墨客臨而責有，賦見乎原；老氏酌以當無，道幾牝谷。戶牖致有空之用，人神終害盈之贖。故至人得之於無心，公綽實之於不欲。欽若聖君赫赫，良牧英英。巖穴靜而賢舉，圉圍空而法平。湛虛明而玄鑒，在虛受而澄清。無談天之逸藻，慚叩寂以求聲。

全唐文卷六二二

陸庶

庶，贈尚書左丞象先侄孫。官福建觀察中丞。

爛柯山記

觀夫巨石橫空，矯如驚龍，南走群峰，北控遐陸，不遠人世，宛如蓬瀛。得非權輿之初，俾宅真仙，而幽贊人民，脫籠檻於茲地，則樵夫之遇二仙，其所以示化歟？庶牧於是邦，迨茲五祀。政惟自守，人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宿，機類如洗。天地之萬類，吾生之憂樂，將不芥於胸中矣。心境相得，不知吾之遇靈境歟？靈境之遇吾歟？

邵昞

昞，安陽人，徙居汝南。官考功員外郎。

對用蔭判

范融曾祖在周爲六部官，在隋居家不仕。令兩應出身及爲人後者，從高叙情，取徵官蔭，可不？

范融系塵甑之苗，襲良弓之裔。爰瞻乃祖，委迹前周，道煥九徵，禮光三辟。運遷正朔，載掌丘園。翼子謀孫，雖慶流於後嗣，論官叙蔭，須履降於前朝。必令許從高議，蔭減未盡，斷從依請，夫復何疑！

范冬芬

冬芬，河內人。官宣州刺史。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

元圃邃居，青宮祕籙，事隔中外，理絕登臨。景之無良，自貽伊咎。升高異梁疏之憤，抵法挂皋陶之刑。且夫子之墻，猶其難見；儲君

之禁，焉可輒臨？然法難動搖，罪宜欽恤。典獄雖結於徒坐，往訴須從於減科。

馬吉甫

吉甫，正平人。

蟬賦

鵲星兮御夏，鵲鳴兮登序。日月驟而運長贏，陰陽爭而催小暑。詢求縱賞之地，枚卜追涼之處。尋川徑而栖遲，頓林庭而延佇。則有應律初蟬，舍生自然。其聲嘒嘒，其翼翩翩。參萬物之動植，隨四序之回旋。避啼鶯于春後，伴鳴蛩於秋前。廉而有德，靜而無累。逸豫攸安，沉吟斯慰。體素質而標儉，養清心而拔萃。食不求粒，雖黍稷而非珍；棲不擇林，縱梧桐而何貴？暨夫三危露結，四野雲平。蒼茫日暮，爽朗天明。托高枝以庇影，竄密葉以流聲。匝池臺之響亮，洞巖壑之清冷。群吟則少懼，孤引則多驚。時行時止，有虧有盈。疑紡絡之雙至，似簫韶之九成。避雀飛急，迎風翅輕。飾鬢裁新樣，圖冠有舊名。雖屈螳螂之斧，終齊鴈鷗之情。若乃平子歸田，仲長就第。新開泉石之賞，俯治琴歌之契。莫不應促軫而方遠，赴調絃而轉麗。繁音遞進，顧白雪而難酬；逸韵爭馳，對薰風而莫繼。足使牧子興感，雍門下涕。降翔鶴於雲端，出潛魚於水際。復有沙塞征夫，山川遊子。風蕭蕭兮八九月，路悠悠兮千萬里。坐聽霜雁自無聊，復對寒蟬忽何已？望鄉關而思積，撫搖落而愁起。悲深嘶馬之初，淚斷啼猿之始。觸類多感，於何不傷？伊茲蟲之非陋，識君子之行藏。其立志也，不慕於鴻鵠；其守分也，不越於榆枋。任朝夕之棲處，極天地之翱翔。適其性，韜其光。豈比飛燕之巢幕，流螢之聚囊。至如入檻愁猿，觸籠窮鳥。繫透木之幽志，屈凌雲之遐矯。豈無故而嬰羅，諒有求而自擾。聊息心於萬事，欣寓迹於一枝。澹然兮自守，千秋兮若斯。

蝸牛賦有序

甲辰歲夏五月，余寓居官舍。時雨初止，有蝸牛蠢蠢緣堂砌而上。恐致踐履之禍，因命稚子移於墻陰。乃潛角縮殼，而有自衛之意。退爲

賦云：

蕤賓仲月，逆旅孤亭。薄宦春罷，閑門晝扃。雲漫漫兮雨冥冥，荷葉紅兮苔蘚青。卷陰風於北幌，間皓月於南櫺。觀蝸牛之蕃育，何詭錯之殊形。若乃順陰而起，背陽而化。黃緣於草木，繁委於臺榭。傍庭廡以徐回，循墻隅而亂下。纖角內奮，寧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圍，終結野人之舍。闕爪牙兮自達，無羽翼兮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鷗嚇。故其投迹多閑，冥心寡欲，進不奔競，退非飲啄。吸大道之淳精，體中庸之止足。匪徇物而無悔，恒居沖而守樸。升清流兮不爲寵，頓潢汙兮不爲辱。豈螺蟻之可量，何蛻智之能較！借如海蛤無脛，江龜有靈。懷珠胎以自伐，韜玉兆以先形。蜋之捕也，後黃雀而寧懼；魚之貪也，前翠竿而不驚。觀萬夫而恕己，會千載而作程。乃知無用之爲用，求生而喪生。

馬翊

翊，西河人。檢校郎中叅子。

對舉抱瓮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瓮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濟濟以寧，實惟多士；芟芟所賁，其在旌賢。且抱瓮之生，代稱高尚。垂竿投釣，寧殊渭水之公；灌園驚蔬，不讓漢陰之叟。御史以皇華動俗，馳馬生風，有隱逸而必求，無賢才而不舉。今當所薦，理合其宜。復有澆薄之夫，淳和詎識。季孫譏於子路，未損其容；武叔毀於仲尼，何傷其德！寧使挂瓢之輩，道以矯時；飲犢之流，人稱爲妄。州司處斷，未曰通途。

賈季良

季良，洛陽人。官奉天尉。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與能贊國，於以敷求。器人弼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遺曲藝。雖斯役之未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掌故。將適時而給務，蓋從事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品。禮秩式叙，因等夷而不易；干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欲加重典之科，難取薄言之訴。請詳漢道，方識呂刑。

賈晉

晉，洛陽人。滑州刺史慶言子。

對鐘官不充事長易傳判

庚爲鐘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錫不足。又亭長私易傳置，爲畜夫所糾。

六官既分，百工有序。五里作候，十里爲亭。鐘官所資，籍洪爐以鑄鑄；傳置之用，通遐方以奔走。典尚方之衡量，總亭郵之掃除。位雖列於周官，役乃疑於劉氏。不充歲計，鉛錫有虧；私易傳車，三千難道。工部以禮闡望重，欲飛奏草（一作「章」）之刑；畜夫以傍舍謁來，將對上林之問。庚有詞而難罰，亭易傳而寬愆。會府無妄繩之辜，糾人彰嫉惡之德。況風嚴北陸，日落西山，仰鳳闕而神微，擁鷄衣而思奪。

趙德

德，官殿中丞。

昌黎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鏤燦，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城，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趙昂

昂，馮翊郿陽人。官司封郎中。

浮萍賦

汎汎者萍，乘流匪寧。殊源比影，異沼均形。初萼弱兮碣岸，乍連延兮廣汀。映池則草色同翠，照日則苔光共青。霜凝兮片片成玉，月上兮處處疑星。入門自媚，穠李徒矜其妖艷；取足爲樂，行潦豈小於滄溟？觀其枯華有時，動靜無必。習坎斯止，遇亨則逸。安車取順，契君子之心；揚波隨流，豈漁翁之能詰？每托鄰於藻荇，不混迹於蓬華。與菡萏而相鮮，向莓苔而如失。實幽賞之可嘉，何寓遊之足匹。夫物之芸芸，糾纏誰分。茨處墻兮，或不才而見棄；蘭生幽也，終以香而自焚。惟茲萍矣，獨擅其美。謙能居下，知則樂水。鑒擊芳于楚客，寧見羞于彝簋。象虛舟而不繫，或倏往而忽來。類至人之無心，更出生而入死。噫歎！植匪深根，長無固蒂。將舍之而不芟剪，豈見用而能種藝。鄙朝菌之暫榮，笑匏瓜之長繫。空慚雨露之恩，竊愧陶鈞之惠。願同蒹葭比玉而見珍，托陋質于池塘之際。

攻玉賦以「他山之石」爲韻。

有美玉於斯，有工人在茲。玉待人而成器，人舍玉而何之？於是施其巧，審其思。事必堅決，心無墜虧。再視再度，以蒙夫精鑒；匪瑕匪穢，寧有於吾欺。向無質直之性，琬炎之姿。特達人許，清貞自持。則大匠不顧，天材或遺。亦何知入之於火也，不變其色；投之於泥也，不染其纖。維彼良工，見此多惜。直以爲珉，圓而作璧。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今晨之發彩，冀入珪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於是虹氣干白，鷄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藉而見文；受之必齊，非許城而不易。若然者，玉隱於石，玉無憚于可磨。玄黃糅色，山水騰波。但因時而獲賞，敢輕議乎其他？人未我知，甘無言于見棄；賢能相達，將不索而謂何。況乎玉之寡，珉之多，夫子有比德之嘆，卜生爲追怨之歌。曰：「昔之玉在石，石在山，山有玉兮隱其間。今則石爲錯，玉爲環，環亦獻兮君解顏。」遂與生芻爲比，與郿桂同攀。豈辛勤于道路，徒抱

泣于荆蠻。

呂焯

焯，任城人。官左補闕。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至若惑衆創規，邦憲貽範，能賦雖聞（一作「云」）於曩列，不呼取誠於前經。景登臨此時，宮墉近矚，方比迹於桓景，豈均賞於屈平？窺見可徵，愆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繩非，未窮令所之由，遽加徒罪之罰。待詳疑壁，方可揮鉛。

徐元弼

元弼，東海郿人，贈太子少保申子。元和中官右衛倉曹。案《元和姓纂》，元弼，南昌人（一）。

（一）「人」下，原有「官中書侍郎」五字，據《岑記》刪。

靈園賦以「仁及禽獸惠均樵牧」爲韻。

代問秦餘，地仍周舊。俯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園。遙繁林麓之表，遠抱川原之秀。沼莫辨于窮流，臺靡遺于層構。往往歸鳥，依依顧獸。逢時之慶雖鍾，思古之懷亦疚。當昔周德資始，靈臺是新。繚以斯園，洽其至仁。使芻牧畢入，而獮狻皆馴。目以靈，知感通於異類；大其園，見惠洽於蒸人。固以垂耿光，本亭育。無私公共而有俟，勿亟子來而以築。不靡不卵，仁叶於羽毛；以薪以蒸，惠昭於郊牧。覆露功博，誠明感深。遂天性於物性，即人心於己心。白鳥不驚，匪觀於狎物；非熊已兆，奚事於從禽。嗟乎！遺址全平，餘風可挹。想千古之踪未昧，嘆三代之英不及，猶欲恣窺臨，淹佇立。微茫似隔乎烟水，邈迤半臨於井邑。見魚躍，想坎壈於泉流；聞鹿鳴，訪陂池於原隰。竟以陰壑蕭條，荒榛寂寥。無人試問，有路通樵。悵望風烟之景，沈吟黍稷之苗。今國家以崇古爲心，宗周是繼。且欲儲休祉，降嘉惠。園苑資靈園之規，宮室擬靈臺之制。是以愛物之誠溥，好生之德均。仁政潛施於上

苑之內，靈德已播於率土之濱。然簡弋游於暇日，縱芻詞於賤臣。稽制度於盛王，百里猶小；嗣風流於前古，千載爲鄰。

陸肱

肱，長城人。官湖州刺史。

謙賦以「滿招損謙受益」爲韻。

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爲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綱？矧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莫莢以旋消。是故君子睹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閉，養智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耻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況乎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耻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睹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計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爲哀，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迹。

萬里橋賦以「殊鄉絕邑行役路偏」爲韻。

萬里兮蜀郡隋都，二橋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乖夷貊，曾遊而只在寰區。倚檻多懷，結長悲而莫極；憑川試望，思遠道以何殊。昔者滄海朝宗，岷山發迹。斯觀理水之要，若啓鑿穴之役。逮夫東土爲揚，西邦曰益。架長虹於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脉脉。宇宙綿綿，今來邈然。結構應似，途程甚偏。將暫遊於楚岸，欲徑度於巴川。目斷波中，過巫峰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荆門而五千。徒觀夫偃蹇東流，嶢嶢二邑。揭華表以相效，刻仙禽而對立。俄驚回復，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秋灘正急。眇天末之殊方，有人間兮異鄉。顧

盼而層陰動色，徘徊而浮桂生光。飾丹腰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既異，此對銅梁。古來幾許行人，曾遊此路？跨綠岸以長存，俯清流而下注。寧爲駐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復有逆旅傷情，臨邛遠行。壯宏制以靈蠶，壓洪流而砥平。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地，偶萍梗以堪驚。衍進歸還，飄流恨結。之子去兮揚桂棹，長卿還兮建龍節。既風月以相間，固音塵之兩絕。斯橋也，可以濟巨川之往來，不可以携手而相別。

知四十九年非賦以「賢者動身知非昔歲」爲韻。

往事多違，今年覺非。嗟忽度於時景，懼將萌於禍機。新年當文服之初，方能知過；往歲比靈蓍之數，未省防微。試問何人？云蓬伯玉。以道爲喻，因言自勸。追向者以何及，悟平生之不足。處身而每在廉謹，立志而常齊寵辱。故乃追往日，想當年。似有失禮，疑乎不賢。懼愧於三千之內，仍思於五十之前。雖云時不再來，悔無及也；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想其悵悵自傷，兢兢若厲。悲急景以隙過，嘆芳時而川逝。將以防彼終身，誓夫後世。馳心於見善之末，托意於思賢之際。星霜不駐，俄符大衍之籌；容貌初移，忽及始衰之歲。況復日月逾邁，春秋載新。懼有乖於君子，恐時同於小人。前違而欲改安得，後患而將還有何。百行維修，宛見日新其德；三緘乍啓，可明言出於身。自是一悔幽微，全忘矯假。方同知過之士，亡（一作「何」）異惡強之者。朝來暮往，故無得而逾焉；亂世危邦，則可卷而懷也。窮其過兮，嗟嗟莫追。考其數兮，七七惟奇。豈因利而有改？雖委骨而無移。異買臣官達之期，未然而覺；契孔氏命窮之日，既至而知。由是三省爲人，勞謙自責。駟馬將追而莫遂，中心欲悔而何益？永示千載，非惟半百。故予當弱冠之年，已知非於曩昔。

乾坤為天地賦以「取類著言純乎元理」爲韻。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以乾爲天，以坤爲地。於乾則資始群品，在坤乃資生萬類。乾爲奇矣，以三而契彼天經；坤蓋偶焉，以六而昭乎地位。吾嘗仰以觀其氣，俯以察其區。豈非乾者陽也，坤者陰乎？於陽乃天之德，於陰乃地之符。亦猶陽與剛偶，陰與柔俱。於剛乃天之義，於

柔乃地之樞。况乃取諸物以非真，取諸身而非據。是則取諸上而象象咸立，取諸下而吉凶斯著。元亨之道，配柔克以同歸；光大之名，與沈潛而俱去。於乾則易知可察，至健斯全。其運也直，其息也專。為君而長，為首而先。為馬以居要，為男而體元，大矣哉確然示易，若天之父萬物焉。於坤則簡能可立，至順為理。其闢也震，其翕也止。為臣於主，為腹於已。為牛以當用，為女而資始。至矣哉隤然示簡，若地之母萬物矣。故能酌此生植，通諸鬼神。究其情於大壯，播其義於家人。否以知屈，泰以知伸。授以復而其心見，考之咸而其感陳。亦何異分彼混茫，清為天而濁為地。定其律呂，官曰君而商曰臣。既生而太極為初，並用而三才斯取。彼策也三百六十，此數也五十有五。所以準此知道，采之立言。列之而其象顯，演之而其卦繁。蓋動靜之二體，總牢籠之衆門。斯可謂明覆載之德，識化育之根。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元固

固，刑部郎中沛子。貞元朝歷官刺史國子司業。

為鄭相請朝觀表

臣某言：伏以受恩之地，中外則同，戀主之心，遐遠愈切。臣素無方略，又乏理能，徒以久侍掖垣，嘗叨衮職，罪已彰於負乘，位猶忝於藩維。一違闕庭，累變寒燠，虛當重任，未答鴻恩。常恐愚效未申，官謗將及，敢不誓心奉職，克己臨人？哀矜獄情，節省財用，蠲途誠慎，終日憂勤。而百越殊風，庶眈失業，流庸未復於田里，通賦乃積於歲時。邕管防虞，尚勞師旅，海南鎮饗，猶資費用，軍府屢空，物力將竭。至如奉宣化理，恭守國章，臣實盡疲驚，庶裨萬一，將使寇戎殄滅，食貨豐滋。臣雖策勵，終亦無及。伏乞聖慈矜念，天鑒照臨，察臣審分之誠，哀臣瀝懇之意。儻獲言旋京國，重睹天顏，則汲黯無恨於淮陽，馬援不辭於瘴海矣。微臣幸甚！無任感恩戀主踴躍之至。

溫任

任，和州刺史道沖子。

對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有司按以為妄。

求仁得仁，孔子嘆其無怨；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佯狂。且玄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雖言詐善，尚賢為惡，與其寧失，猶曰從寬。况觀過知仁，求之不遠，深明知足，取則非遙。而當斷以嚴科，計其大體。參也不敏，何足知之？

姜公復

公復，天水人。徙居九真，官比部郎中。

對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垛，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選士之禮。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稽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強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芣》，令太常之奏曲。且五善之禮，無起起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耻也。

劉巨川

巨川，貞元時人。

唐故劉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

府人姓杜，（闕二字。）京兆人也。自魏晉已來，冠冕相繼，載於史（闕六字。）歲，中原盜賊奔突，避地東土。因家南（闕二字。）句容人也。父諱（闕一字。）志好高尚，性唯沈雅。閨門之內，（闕二字。）而成夫人即其第二女也。（闕二字。）聰惠，夙閑箕帚，仁慈內（闕三字。）則外聞。年十九，歸於劉氏，可謂姬嬴敵美，琴瑟（闕三字。）族盛於當時（闕一字。）作（闕一字。）於後代。府君不幸，先夫人十（闕三

字。君諱（闕一字。）行（闕四字。）夫人孀居晝哭，至孝成家，享（闕四字。）孫有序何圖積善無慶，遭疾彌留。貞元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終於江陽道（闕一字。）坊之第也，春秋八十有四。臨終之時，頓（闕三字。）神色不昧，宛若（闕二字。）嗣子二人，長曰處鎰，前試上元縣。（闕一字。）次曰處巖，並早承庭訓。（闕二字。）所稱泣血居喪，哀毀過禮。屬年月（闕二字。）龜筮共違。且以其年（闕二字。）月九日，權厝城南，後合附先府君之塋。禮也。（闕一字。）恐因循歲月，邱（闕三字。）見命斯文，用志幽壤。銘曰：

（闕八字。）名齊舉校，貌甚傾國。（闕二字。）三從（闕二字。）四德。窆於荒原，松檟斯植。

周行先
行先，德宗時人。

為陝州盧中丞請朝覲第一表

臣某言：臣家忝儒門，才非國器，生休明之代，遇堯舜為君，束髮從官，三十餘年矣。曩日佐幕，獲在湖南。蒙先聖察臣效愚，錄臣克謹，歷外臺三院，知留務五年。頻降絲綸，驟登朱紫。天慈子育，不集戾於微躬，君父之德且深，昆蟲之力難報。臣某中謝。伏惟陛下繼明授圖，誕敷至化，特授以刺史，兼經略觀察等使，頃容管鎮，任職方隅，逮茲五考。要荒外服，僻陋在夷，不能賦車籍馬，以給國儲，不能餽牽饋餉，以賑軍食，忝列位聯，率慚無匹。間歲陛下避狄奉天，省方梁漢，臣不獲身當矢石，血濺凶渠。及陛下掃除妖氛，再造區宇，臣復不獲扈蹕清道，執戈啓行。且沾率土之毛，莫展事君之節。此臣所以內訟刻骨，上思訴天。苟食符竹之榮，實懼素餐之刺。臣今年逾知命，齒髮已衰，官守炎陬，星霜屢改，乏中和之理行，無考課之彰聞。而炎癘暗侵，桑榆漸迫，常恐一先風燭，永謝聖朝，況復不識覲見之儀，未知班瑞之禮。羔雁列序，空聞於禮經；鵷鷺同行，欲求於夢寐。伏惟皇帝陛下胸育動植，酌心元元，垂仁降慈，俯遂愚懇，許臣得對揚休命，抃舞薰風，則朝拜玉墀，夕歸泉壤，愚臣生不恨矣，死且不朽。

為陝州盧中丞請朝覲第二表

臣某言：昨遣奏事官馬元宗附臣口奏，請赴朝覲。馬元宗回，奉宣進止，語臣云：君臣之情，不厭相見。朕與卿心無二，緣途路稍遠，卿來後即不免朕憂。況乍收復洛州，士庶恐未安泰，須卿存恤，未能遂卿此志，且不須作來意者。皇靈特降，天語密開，俯伏流汗，殫越無地。臣某中謝。臣內顧庸虛，謬居藩鎮，日月云邁，倏然三年。空荷丘山之恩，未伸絲髮之效。瞻肝瀝膽，豈盡愚誠。從頂至踵，皆承玄造。夙夜祇惕，悼心失圖。誠願暫睹鸞鷟之行，獲陪羔雁之列，特近宸睞，親奉德音，則朝聞夕死，臣之甚幸。而軍城初復，天意遙軫，戀結之至，尚仰懇誠。今疆場無虞，干戈已戢，軍儲戎賦，幸有支持。伏望天意許臣，至冬末春初已來，暫赴朝謁，得申犬馬之志，庶盡葵藿之心，碎首糜軀，死之無恨。

王藹

藹字望之，太原人。水部員外郎華子。

祖二疏圖記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手（一作「斗」）無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轎尊二。壺觥即求，而豐畢即倍轎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笙琴瑟，有笙簫，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罍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回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管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向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群，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

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嘆曰：「既不爲利易己之能，潔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諷詐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爲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爲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爲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鹵，人之所耻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鹵誠可耻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鹵爲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鹵，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姚峴

峴，官陝虢觀察使于頓參軍，不勝頓暴虐，自沉于河。

對典樂羽籥判

乙典樂，掌羽籥、干戚，不知屈伸俯仰，人或非之。云：所主者器，未達其文。

聲以成文，樂可易俗。期於五者不亂，故使八音克諧。爾乙於何？典斯器也，爰執干戚。雖職列伶官，徒紀鏗鏘，則義同制氏，欲使齊其綴兆，節以屈伸。縱曰仲由兼人，不及鍾儀守職。周旋罔墜，禮儀何愆？或者見非，誠爲參不敏也，而辭且能順，勿謂變其窮歟！

許勃
勃，官秘書丞。

論語筆解序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十卷，其間「翱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磋，世所傳率多譌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翱，翱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製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李冉

冉，德宗時官右司郎中。

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表

臣某言：伏惟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條，諸州刺史授訖，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者。前池州刺史張嚴，苦節立身，直躬激俗，潔廉惠愛，特異常流。自軍興以來，職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亡。張嚴在任三年，闢田加戶。頃因公坐法至免官，在理可容，原情堪錄。臣當州自定兩稅以來，距今四歲，戶口減省，差科日增。臣無政能，坐待顛覆。使嚴代處，必有成功。伏望天恩，遂臣誠請。無任慙款之至。

全唐文卷六二三

宋申錫

申錫，字慶臣，史失其所人，第進士。寶歷中累轉禮部員外郎，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大和二年拜尚書左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罷爲右庶子。再貶開州司馬。七年卒。開成元年詔復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諡曰貞。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李公德政碑銘并序

夫辰象上分於天，聖人以躔次而辯乎九土；川岳下鎮於地，王者以疆理而準乎四海。我唐受命，以立人極，參天地之數，體皇王之道，懸爵祿，裂郡縣，以牧兆庶，以叙群材。是以內有宰衡宗工之職，尹正天下，緝熙庶績，外有方伯連率之任，董訓戎律，考察風俗。仲之而憲章大備，本之而神人協和，交暢鴻鴻，耿耀休烈。故能光宅萬國，德隆三代，忠賢間出，翼戴扶衛，騰英聲於夷夏，炳洪模於簡冊。建中四祀，盜據宮闕。德宗皇帝遵避翟之義，行巴漢之狩。時則有若太師西平王，戡大難，定大功，拯過橫流，匡復社稷；精誠貫於日月，神用迅於風雷，陰德感於生靈，元忠書於甲令，超卓百氏，芬華一門，此公之代業也。至若貳師成功於西域，飛將名播於北平，校尉奪胡虜之氣，侍中踐戎馬之地。太尉父子以大議佐國，樂安弟兄以持功居位，博士講論於武觀，諫議朝拜於蘭臺，兗州以清約率下，白馬以功直著績；植節抱義，秉武興文，何代無人，今古相望，此公之胃緒也。又言乎西平王，則長源峻址，從而可知也。以言乎公，則蕃衍茂大，推而可知也。

公名聰，字正思，西平王第八子也。幼有遠略，長而喜書。辛賢將帥之風，推歸慶忌；周勃簡重之體，多屬條侯。常加心義揣磨，功名感激，探前古成敗之事，識先儒勸懼之旨。雖任子以著令，輕起家而就拜。釋褐三遷，調補秘書省著作佐郎。鴻翼將搏於九霄，驥足未展於千里，始慷慨而徇志，故優游以從軍，自是改殿中侍御史，領襄陽行府之職。有酈定進者，

故爲西平王麾下小將也，後以事獲罪，械傳靈臺。公知其有武力，他日之可用也，以部曲故吏，送之咸陽。定進感公之知，唯恐不得其死。及討劉闢，負羽前驅，以功入爲左神策軍將軍，因以激語感動軍尉曰：「西平王嘗以此軍收京師，宜選子弟，參用慰撫。」嘗常山恣睢，不修職貢。詔發禁旅，涉河問罪。公欲因事自顯，決然請行。至止之日，公陰察潞帥盧從史首鼠兩端，輔軍合衆，公獻策於護軍中尉吐突承璀，請遂擒之，承璀不之應也。以權不在己，未敢先動。乃察疏其事，指言可取，雖將不內御，而詔已中決，頃刻未就，危變在慮。公曰：「事集，國家無遺鏃之費，坐復五州之地；不集，獨可斬一夫之首，以徇三軍之士。」給出潞壘，縛於檻車，協力同功，以時參定。特拜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破虜書勛，功高出冠於諸將，疇庸茂典，衛尉入侍于未央。朝廷益器全才，將委重任，試以牧人之術，觀其馭衆之能，旋授蔚州刺史。自蔚州五遷至楚州刺史，以忠信治軍旅，以慈悲恤鰥孤，以易簡爲吏師，以謹嚴親警衛。守三郡，將兩軍，去如始至，言皆可復。而富利之及於人，功實之濟於國者，布在州里，播於聲詩。

公之守飛狐也，屬艱難之後。開元舊制，寢以墮廢，熔冶牟利，殺雞爲巧，雖死罪必報，而奸弊不禁。公創開五爐，日鑄炫錢五萬，作爲儉式，無敢誤犯，人受其賜，於今稱之。公之據安陸也，以上蔡不庭，事部進討。公提徒步之卒，餌狼虎之口，當矢石者十七戰，拔營柵者十四所；麾申州外壁，漸鍾山全邑，其所挫敗，不可勝紀。公之牧山陽也，會鄆盜挺禍，天兵壓境，公引壽春金匱之旅，雜淮陰簡楫之師，與五諸侯，分疆夾擊，水陸兼道，直趨响山。公獨當一面，首下四邑，奉詔最後，成功最先。傳海拒河，人心惶駭，繫公勇進，殆至撲滅。自楚州三遷至太原尹河東道節度使，自中憲六加至檢校右僕射司徒。若貫珠疊玉，天與神授，不知其所以然也。公之節制夏臺也，執專征之弓矢，驅犯塞之犬羊，堡壁作固於金湯，烽燧不驚於疆場，三月而報政，周歲而策勛。去病轉戰於隴西，張堪殷富於河北，我有餘俗，時多與能。公之分闡靈武也，兵三覆以敗戎虜，田萬畝以實倉箱，地搜遺利百千計，歲省公費二十萬。破羌之略，合充國之前規；積粟之多，曷唱沙之有備。公之居守太原也，一年而枹鼓不鳴，刑政以清；二年而足食足兵，荒閑輯寧；三年而事有常經，皆可作程。五倫之去會稽，攀車叩馬；陳

屬之離益部，老泣幼啼。各極一時，不謝二子。

寶曆元祀，公朝京師，敬宗皇帝引對便殿，勞問之禮，有以加等。乘圭入覲，韓侯更錫其輅車；鳴玉在朝，士會亦加于冕服。賜諸侯以斧鉞，換大將之旌旗，改拜義成軍節度使、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兼滑州刺史，餘並如故。崇廟中受脈之重，膺闕外推轂之寄，威令先路，仁聲載途。班白孩提，踴悅相賀，畏賈父而來晚，恐杜母之不至。公行將入境，坐鮮溫席，問黎人之疾苦，推征賦之輕重，相山川之頽壞，審倉廩之虛實，閱甲卒之衆寡，量衣食之薄厚，如風偃草，大革調俗。元和中歲，師旅薦興，鄰境官軍，寄食吾地。物力彈屈，比屋流離，簿書有堆委之煩，閭井有徵責之弊。通租宿貿，繫于空文，一旦之間，盡削名數，以度量權衡緡繩可計者，大凡七十八萬。若大旱之沐膏澤，窮陰之煦陽和，感動人心，聲走區夏。朱暉之明惠賔，劉龍之去煩苛，方其事實，不啻過也。施於有政，曾未逾時，爰適樂郊，就庇德宇。視遠猶邇，相與如歸，外入版籍者二千家，新墾荒萊者三千頃。信臣之耕農歲闢，桓階之人戶月增，比其惠懷，曷足多也？先是潁河之地，殆百萬畝，以權力相假，以富利相瞻，因其饒衍，竊占經界。公視其沃瘠之上，下，與其藝植之勞逸，稽夫家之數，計種食之費，度地任力，隨而受之。農其茂功，土化甘壤，一軍絕歎食之嘆，萬井興多稼之謠。王景之起廢蕪，崔瑗之變蒲蘭，較其功利，無以加也。日者水旱無備，帑藏不充，兵食有菽麥之難，軍裝乏繒纈之制。公省溢員之職，罷冗買之徒，收散墜之羨財，減浮靡之甚費。用此惠濟，沛然有餘，行及其期，不愆於數。耿秉簡易以經務，段熲仁愛以垂聲，參其能否，非所貴也。戎馬之地，氣尚雜習，三河之所殷會，四方之所枕帶，逋逃容隱而爲藪，荏蒲積習以成風，人用輕生，吏不知禁。公糾察有制，寬猛相濟。涉道途者，若游於堂室；設門廬者，罕用於關鍵。重裝大賈，通行晝夕。岑熙之犬不驚吠，黃霸之路不拾遺，考其政術，詎可稱也。軍有親老，加之衣服；卒有死喪，賻之以布帛；籍有虛缺，差第其功勞，職有罷免，選任其子弟。而又勸其部伍，習其武藝，辦背水登山之形勢，明攻城野戰之便利，校弓矢之疏密，試劍戟之銛鈍。人百其勇，士一其誠，懷德惠而恐沒其身，負恩澤而不愛其死。郊毅之義府斯在，韓信之軍法以行，宜乎表正群方，藩屏王略，居三公之府，作十連之率。自朔方以抵

于右輔，自沛郡以至于滑臺，出入數十年，綿亘數千里，重侯奕業，龍節武符，森榮戟以連戶，擁旌軒而接壤，皆公之弟兄，更拜迭代。自兩漢以來，未有如公茂族顯赫於天下也。握重兵，居要地，而人心不厭；受高壽，食厚祿，而時情未滿。實以西平王助德方傳於帶礪，而公之績用克紹於堂構者也。

聖皇踐位之明年，以大和紀歲號。庶政惟新，萬物更始，雲龍協而君臣同德，天地交而邦國泰寧。三州耆艾，百城庶吏，介冑之士，緇黃之徒，莫不感公之仁，飲公之惠。填城溢郭，越月逾時，或裹糧以即路，或零涕而乞拜。公始諭之以義，終則詰之以威，而人心逾熾，勢不可遏。監軍使宋守義列疏其事，上方憂勤理道，屬任長帥。於是降發中之命，旌得賢之舉，披文以徵乎衡鼎，述德以方乎晉鐘，宣暢能事，允歸行實。公抗疏牢讓，謙懼不稱，然帝心所重，終不得請。君子謂公之建一碑也，獲三善焉：邦人愛戴，形於文奏，一善也；懇辭疊至，乞寢篆紀，二善也；茂功顯迹，存乎不朽，三善也。成此異美，煥乎國風。庶元凱之勛，永垂芳于峴首；寶憲之績，不專耀于燕然。詞臣奉詔，勒銘貞石。其詞曰：

天地正氣，間生人傑。雲雷邁屯，卓立勛節。社稷匡復，神祇感悅。方夏義寧，氛氛蕩滅。德不望報，功無自伐。拯彼生靈，遏其潰穴。公之代業兮，耿乎前烈（其一）。海岳粹精，炳爲英靈。代濟忠賢，國有典刑。下績侯服，上應將星。桓桓武功，郁郁文經。才實兼姿，登翼泰寧。出車受脤，疊耀帝庭。公之似續兮，播乎德馨（其二）。剖符三郡，斧鉞四鎮。待物以誠，示人必信。靈邱法鑄，安陸接刃。淮陰降旗，朔方乘輦。鳴沙窮寇，并州不陣。惟道是從，惟義是順。公之報政兮，秉圭入覲（其三）。郊勞有禮，宴喜有容。披呈肝膽，協契雲龍。振耀來儀，欣載時邕。弘宣利澤，懋建功庸。錫以輅車，賜之歌鐘。麾幢迭代，帶礪分封。公之事業兮，載援高踪（其四）。西自朔方，亘于右輔。東及淮徐，達于鄭圃。政循兄弟，軍傳子父。陟爲龍光，襲彼龜組。並列門戟，俱開幕府。輝煥丹青，超卓今古。公之慶鍾兮，享此多祜（其五）。廣武絕澗，黎陽要津。河山氣象，京洛風塵。勁卒利兵，暢轂文茵。殿於是邦，牧彼疲人。當朝受命，指日遺臻。華顙熙熙，翦髮欣欣。公之戾止兮，煦然如春（其六）。滎右不虔，王師問罪。兵車

騷動，道途繁會。徵責征營，伏竄顛沛。昭布惠訓，周知利害。虛籍必除，通租盡貸。罔不禮畏，罔不愛戴。公之去弊兮，同傷是賴。（其七）商歸市井，農復田疇。薨棟雲羅，輿馬川流。昔嘆兩岐，今也惟杯。昔歌五袴，今也重裘。門罕局固，路無苛留。俾之歡康，不復勞愁。公之惠化兮，實在賢侯。（其八）遼岐壘垣，增除戎器。精練武旅，馳驅介駟。屏履餘資，倉儲大備。其下皆讓，與人共利。金散廊廡，風行土地。善則歸人，材無所棄。公之諮訪兮，允協軍志。（其九）輝宣理行，旌別循良。尊臨千里，表率一方。彼邦之人，出言有章。媚於天子，觀爲國光。豈無竹帛，豈無旂常。願茲篆刻，可揭康莊。公之德政兮，垂休無疆。（其十）

熊執易

執易，貞元元年進士。官右補闕。

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

大唐將軍能扶贊神武斬艾不王者，曰太尉扶風王。薨二十二年，而長子蔚州牧御史大夫武陵王鉞，自朔易歸葬於萬年銅人原，貞元戊寅歲五月六日克窆焉，禮也。嗚呼！自代宗末泊今上貞元，二紀之間，所求乎高明昌盛之家，伯仲肯構之力，而能保助烈於上，繼事業於下，包前慶以滋大，食舊德而日新者，蔚州有焉。公諱某，字某。其先茂陵人，在堯舜揖讓之盛，則庭堅作士，而五刑五流克明；伯益作虞，而草木鳥獸咸若。在殷周質文之際，則造父啓封而秦始大，宣孟作忠而晉蕃衍，此其泉源之奧焉。洎炎靈反動，伏波爲漢室天柱，文教中興，南郡爲孔門木鐸，此其祖宗之表焉。在皇朝松安嶺都四府都督隴右節度嘉眉（二）鄜三州刺史右武左武二衛大將軍扶風公食邑千戶贈光祿卿府君諱正會，公之曾祖也。左司御率府兵曹參軍贈太子少保府君諱晟，公之皇祖也。四鎮北庭涇原鄭穎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扶風郡王贈司徒太尉府君諱璘，公之烈考也。於戲！在玄宗時，太尉仗劍萬里，建續二庭，實獵邊陲，振揚公闢；七戎六狄，莫敢內侮。蓋神祝靈慶，公生伊西，實忠精是感也。在肅宗時，太尉乃唱大義以逾絕域，提一旅以應王師，既清西夏，乃定有洛，功蓋郡帥，助在二京。公

與母弟績，戀于大荒，來寧上國，睹茲盛業，實助烈有嗣也。在代宗時，太尉乃總大兵，居上將，載雲旗，控朔陲。旄頭銷於異穀，蟻聚遁於虎落。業揮而載，氣警戎旂，火烈其威，金聲方革。臆腥不敢邇邊者十年，公實耳目旌門，手足閭壘。萬鍾之賦，自我以財成；七校之雄，多予以暢遂。實父疊裕而天寵浹，內行積而公議歸也。故公自初命四遷至太子左贊善大夫，歷光祿少卿左驍衛將軍。從祖司徒節制太原，奏統中軍兵馬，拜左衛將軍武陵王，尋加御史丞。丁內艱，起復右衛將軍，兼雲州刺史大同軍使，遷代州刺史、石鎮鎮北兵馬使、代北軍使。爲本道所請，復將中軍兼御史大夫，遷蔚州刺史、橫野軍使、代北都知兵馬使。嗚呼！公之致身也，以言乎天性，則挺奇表於勁俗，叶嘉慶於神州，徇國可以彰忠，克家可以明孝。以言乎朝容，則階貴胄以統環衛，著通籍以履周行，仍朱戶可稱，赫翼宸居，是謂嚴重。以言乎邦政，則本慈惠以撫三郡，導滋殖以厚萬人。乘塞腹析，智也；告終罷市，仁也。以言乎戎律，則盡瘁以披乎戰陣，戮力以承其師帥。書功在代郊，可不曰勇哉！啓手足歸全，可不曰果哉！總衆美而可覆，恤平昔其如在，藹有茂實，念無愧辭。夫人南陽郡樊氏，故侍御史衡州別駕晃之女。之死之嘆，母天莫移。嗣子前汾州平遥尉澹，次泳、湘、漸、汭、深，免喪之哀，心目皆瞿。長女歸濮陽吳會，次服沙門之教，次歸汝南周邕。洎幼女三人，婉稚年以室處。公之令弟皓，右神武軍將軍兼御史中丞，稟天策以警紫垣，統禁旅而環黃屋，貞忠一德，同力帝家，存沒永違，茹哀天壤。次晞，前太常寺奉禮郎。次煜，前揚州參軍。並擢弘文館明經。盛矣夫！光祿之威儼西陲，少保之道高齊俗，太尉之神扶聖祚，君侯之惠敷朔郊，將軍之忠衛宸極。君子曰：田宗三王，彼可全矣，石氏萬石，我何謝焉？

嗚呼！非夫人明柔慈愛，孰撫吾室？非愛弟仁厚忠肅，敦昌吾族？而諸孤能承佐先軌，懼隕厥問，周爰叔父之仁旨，載揚景行之遺烈，敢稽代緒，以表道周。銘曰：將星有耀，燭天煌煌。武庫多材，我宗最良。在昔光祿，登壇保疆。乃擁節旄，以扼河湟。左枉畏慕，右地雄張。降及司徒，其道大彰。遭德孔艱，致命一匡。既復區夏，乃軌豺狼。彤弓專征，元戎啓行。實倡九牧，以定四方。賢哉長嗣，居焉廟堂。庸勛是承，父子皆王。再秉龍輅，中軍以揚。出授魚符，北地周

康。古人有言，過逸前光。令子罔愆，繼序不忘。精騰魄復，天望地藏。高墳揭然，豐碑在旁。雨露既濡，松柏蒼蒼。獨有代功，著於縑緗。

〔一〕「嘉眉」，原作「加郿」，據《岑記》改。

崔膺

膺，博陵人。為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客。

金鏡賦有序

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涵虛待物，物莫之撓。有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

太陰之精，流為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辨，因扣得聲。良工揀擇，銷煉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無以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焰，日中鑄成。磨洗既畢，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洞通。萬象在中，虛涵不窮。湛為寒潭，搖為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妍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變蝕，氣運青冥。向陽烏而燦發，照金波而水冷。或青春曉霽，挂於廣庭。照耀承露，皓景延晷。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壁而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烟蘿遙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為一，規分月而成雙。玄蟾躍影於藻井，姮娥飛艷於前窗。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帷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高臨以思玄，見寥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絕，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群物蕩搖，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氛霧而迴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予將鑒之以明節。

靈識和尚塔銘

至道惟微，明者見之。佛性本空，達者悟之。若根非宿植，智非天假，叩虛求有，終無得焉。爰有高門之慶，鍾為釋門之秀。曰靈識和尚，俗姓趙氏，本天水人，唐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章之孫，侍御史陶之子。不敢遠述世德，尊梵教也。和尚生而聰明，嬰孩有異。鶴不舉翼，

居然冲天之姿，蓮未出池，已為不染之質。弱歲不樂浮華，稍請父母入道。年十五削髮，二十受具。一悟真乘，永離纏縛。地超殊境，愛斷俗緣。心游寂寞，縱自在於方外；身等池水，遺哀樂於世間。遂衲衣蔬食，趺坐一床，身不偃卧，以至終壽。水澄則照，萬象皆澄，心湛不動，衆自來歸。法既流行，身乃歸化。以貞元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右脅着地，疊足涅槃於揚州江陽縣向善寺，春秋六十，夏臘三十。弟子自悟等，心受遺教，耳絕惠音，雙樹既枯，百身何逮。今與弟子志悟等建塔於江陽縣弦歌里，以膺久閱行實，故命為銘曰：

雲生虛空，行無所止。偶過為雨，施澤則已。群生既蘇，昏醉醒起。乃順大化，反真太始。默誨黎甿，哀傾都市。人妄悲傷，我無生死。示身於世，如漚浮水。起滅相尋，天壽一矣。塔開九原，法流千祀。後人聞風，仰德於此。

李宣

宣，貞元時人。

對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有妖術。訴云：非所能致。

考龔黃之迹，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不變舊染，化居恒風；嘆歌邵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乃有孚。

韋渠牟

渠牟，京兆萬年人。初為道士，復為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校書郎，進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擢右補闕內供奉，歲中至諫議大夫。再擢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

商山四皓畫圖贊并序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